



15
1125
1



門 45
號 1125
卷 1

禮書彙志



讀書雜誌

讀書雜誌目錄

逸周書雜誌四卷

戰國策雜誌三卷

史記雜誌六卷

漢書雜誌十六卷

管子雜誌十二卷

晏子春秋雜誌二卷

墨子雜誌六卷

荀子雜誌八卷補遺一卷

淮南內篇雜誌廿二卷補遺一卷

揚舉力竟盧氏抱經曰力竟疑力競之訛競盛也強也
念孫案競古通作竟不煩改字史記篇竟進爭權盧改竟為
競墨子旗幟篇竟士為虎旗皆以竟為競

賞多則乏

罰多則困賞多則乏引之曰賞多則乏當為賞少則乏
困與乏皆謂民也民眾而罰多則民必困民眾而賞少
則民必乏故上文云人眾罰多賞少政之惡也不得言
賞多則乏明矣此多字即涉上句罰多而誤

成而生

長幼成而生曰順極念孫案此當作長幼成而生義曰

順極故孔注曰使小人大人皆成其事上之心而生其
義順之至也今本蓋脫義字

惠而不忍人

命訓篇惠而不忍人人不勝害害不如外念孫案惠而
不忍人當作惠而忍人此反言之以申明上文也上文
言惠而不忍人故此言惠而忍人則人不勝害下文均一
則不和云云皆是反言以申明上文也今本作惠而不
忍人不字即涉上文惠而不忍人而衍

六極不羸

常訓篇六極不羸八政和平念孫案羸與羸同羸者過

也言六極不過其度則八政和平也廣雅贏過也開元
占經順逆略例篇引七曜曰超舍而前過其所當舍之
宿以上謂之贏退舍以下謂之縮班固幽通賦作贏縮
項岱亦曰贏過也縮不及也考工記弓人橋榦欲孰於
火而無贏鄭注曰贏過孰也皆其證孔注以贏爲無常
失之

一人

古者明王奉法以明幽幽王奉幽以廢法奉則一人也
而績功不同念孫案一下不當有人字蓋衍文也績功
皆成也爾雅功績成也說見經義述聞明王奉法以成其治幽王奉幽

以成其亂皆有所奉而其成也不同故曰奉則一也而
績功不同

正民

文酌篇發滯以正民趙氏敬夫曰正疑當作振念孫案
振正古不同聲則正非振之誤正疑當作匡字形相似
而誤也匡民謂救民也後序曰文王遭大荒謀救患分
災作大匡是也本書中言匡者多矣大衆篇曰秋發實
諫冬發薪蒸以匡窮困卽此所謂發滯以匡民也僖二
十六年左傳曰彌縫其闕而匡救其災成十八年傳曰
匡乏困救災患杜注匡亦救也

美女破舌

武稱篇美男破老美女破舌盧曰今戰國秦策引此破舌作破少唯高誘所注本與此同念孫案美女破舌於義亦不可通舌當為后美男破老美女破后猶左傳言內寵竝后外寵二政也見閔二年傳政非政事之政當讀為正謂正卿也說見經義述聞隸書后字或作看與舌相似而誤東魏敬史君碑女看稱制即后字段氏若膺說文注曰舌后字有互譌者如左傳舌庸譌后庸周書美女破后譌破舌是也

舉旗以號令 無取侵暴

既勝人案自此以下皆四字為句此句內疑脫一字舉旗以號令命吏禁略

無取侵暴念孫案取字文義不明取當為敢字之誤也無敢侵暴即所謂禁掠也若柴誓之言無敢寇攘矣引之曰舉旗以號下疑衍令字號即令也下句又有命字則令為贅文矣且此以號暴為韻下文以虧化為韻虧古讀若科化古讀呼禾反說見唐韻正若號下有令字則失其韻矣

收武釋賄

允文篇收武釋賄無遷厥里念孫案收武二字文義不明武當為戎字之誤也收戎釋賄者謂勝敵之後收其兵器古謂兵器為戎月令以習五戎鄭注五戎謂五兵弓矢矛戈戟也母取財賄也據孔注云收其戎器則本作收戎明矣

用損憂恥

命夫復服用損憂恥引之曰損當為捐字之誤也捐者除也謂捐除其憂恥非徒損之而已也孔注損除憂恥亦是捐除之誤

遷同氏姓

遷同氏姓位之宗子念孫案遷本作選言選其同氏姓之賢者而立以為宗子也今本選作遷則文義不明蓋涉上文無遷厥里而誤玉海五十引此正作選

武有六制至後動撚之

大武篇武有六制政與征同說見度訓篇攻侵伐搏戰善政不攻

善攻不侵善侵不伐善伐不搏善搏不戰政有四戚五和攻有四攻五良侵有四聚三斂伐有四時三興搏有三哀四赦戰有六厲五衛六庠五虞四戚一內姓二外婚三友朋四同里五和一有天無惡二有人無卻三同好相固四同惡相助五遠宅不薄此九者政之因也四攻者一攻天時二攻地宐三攻人德四攻行利五良一取仁二取智三取勇四取材五取藝此九者攻之開也四聚一酌之以仁二懷之以樂三旁聚封人四設圍以信三斂一男女比二工次三祗人外祗字義見下條此七者侵之酌也四時一春違其農二夏食其穀三秋取其刈四

冬凍其葆三興一政以和時二伐亂以治三伐飢以飽
 此七者伐之機也三哀一要不贏二喪人三擯厥親四
 赦一勝人必贏二取威信復三人樂生身四赦民所惡
 此七者搏之來也六厲一仁厲以行二智厲以道三武
 厲以勇四師厲以士五校正厲御六射師厲伍五衛一
 明仁懷恕二明智輔謀三明武攝勇四明材攝士五明
 藝攝官五虞一鼓走疑二備從來三佐車舉旗四采虞
 人謀五後動撚之

念孫案此篇文多譌脫又經後人刪改而諸家皆不能
 釐正據鈔本北堂書鈔所引正之如左

武有六制六本作七政攻侵伐搏戰本作一曰政二曰
 攻三曰侵四曰伐五曰陳六曰戰七曰鬪祇因下文說
 鬪之事已脫落不全後人遂妄加刪改矣善伐不搏善
 搏不戰本作善伐不陳善陳不戰俗書陳字作陣因誤而為搏善搏不戰則
義不可通莊八年穀梁傳亦云善師者不陳善陳者不戰下有善戰不鬪善鬪不敗
 八字亦經後人刪去書鈔武功部一所引皆不誤

政有四威五和本作政有九因因有四威五和合四與
 五而為九故下文云凡此九者政之因也今本無九因因有四字乃

後人所刪書鈔武功部二有明陳禹謨又依今本刪

攻有四攻五良本作攻有九開開有四凶五良凶與良對文

故下文云凡此九者攻之開也今本無九開開有四字且四凶誤作四攻攻有

四攻則文不成義書鈔武功部六所引皆不誤陳依今本刪改

侵有四聚三斂本作侵有七酌酌有四聚三斂合四與

三而為七故下文云凡此七者侵之酌也此條書鈔雖未引然以上

下文相比亦必有七酌酌有四字而後人刪之

伐有四時三興本作伐有七機機有四時三興故下文

云凡此七者伐之機也今本無七機機有四字書鈔武功部二有陳依今本刪

搏有三哀四赦本作陳有七來來有三哀四赦故下文

云凡此七者陳之來也今本兩陳字皆誤作搏又無七來來有四字書鈔武功部五所

引皆不誤陳依今本改陳為搏而七來來有四字尚未刪

戰有六厲五衛本作戰有十一振振有六厲五衛今本無十

一振振有五字書鈔武功部六有陳依今本刪合六與五而為十一故下文云

凡此十一者戰之振也今本無此九字辯見下

六庠五虞本作鬪有十一客客有六廣五虞今本無鬪有十一客

客有七字六廣作六庠則義不可通書鈔武功部六所引皆不誤陳依今本刪改故下文云凡

此十一者鬪之客也今本無此九字辯見下

四戚一內姓二外婚三友朋四同里書鈔武功部引此

一二三四下皆有日字凡篇內之一二三四五六書鈔皆作一日二日三日四日五日

六日陳皆依今本刪同里作同盟陳依今本改皆於義為長此九者政

之因也書鈔此上有凡字篇內兩言此九者三言此七者書鈔此上皆有凡字陳皆

依今本刪亦於義為長

四攻本作四凶辯已見上書鈔武功部六凶下本無者

字上下文皆無此例書鈔亦無陳依今本增一攻天時二攻地宜三攻人德

四攻行利書鈔行利作兵利陳依今本改亦於義為長

三哀一要不贏今本贏誤作贏梁氏處素已辯之二懲人三擯厥親喪

人本作喪民人今本脫民字則句法參差書鈔武功部五有民字陳未刪

明藝攝官案此下有凡此十一者戰之振也九字而今

本脫之書鈔武功部六有陳依今本刪

五虞案此上有六廣一曰明令二曰明醜明醜即明恥故僖二十二

年左傳曰明恥教戰求殺敵也祭公篇厚顏忍醜即忍恥高注呂覽節喪篇及秦策並云醜恥也又注呂覽不

侵篇云醜或作恥恥醜聲近而義同故古多通用說見漢書賈誼傳

三曰明賞四曰明罰五曰利兵六曰競竟凡二十六字而今本皆脫之書鈔有陳

依今本刪又後動撚之下有凡此十一者鬪之客也九字而

今本亦脫之書鈔有陳依今本刪

案上文云戰有十一振振有六厲五衛故此說六厲五

衛既畢而總言之曰凡此十一者戰之振也若六廣五

虞乃鬪之事非戰之事故曰凡此十一者鬪之客也客

之義未詳祇因脫文甚多遂致混戰鬪為一事後人不知五

虞為鬪之事非戰之事遂據後以刪前存戰而去鬪去

鬪則七制缺其一於是改為六制矣其餘以意刪改者

甚多幸賴書鈔所引不誤可以逐段校正而陳禹謨不
曉支義又依俗本周書刪改故具論之

祗人外 祗民之外

祗人外孔注曰祗敬又文政篇祗民之外注曰敬外勸

勞也念孫案祗之言振也振救也見說文及月令哀公問注昭十四年左傳

注周語魯語吳語注言救人之外救民之外非敬外之謂也楚辭

離騷既干進而務入兮又何芳之能祗祗振也言干進

務入之人委蛇從俗必不能自振其芬芳也王注亦云祗敬也辯

見楚辭祗與振聲近而義同故字亦相通皋陶謨曰嚴祗

敬六德史記夏本紀祗作振柴誓祗復之魯世家祗作

敬徐廣曰一作振內則祗見孺子鄭注曰祗或作振

有功無敗

念孫案爾雅功勝也周官大司馬若師有功若師不功

鄭注與爾雅同燕策亦云轉禍而為福因敗而為功

強轉

大明武篇藝因伐用是謂強轉念孫案強轉二字於義

無取且轉字與下文之暑處賈女下韻不相應轉當為

輔字之誤也藝即上文十藝也輔助也言用此十藝以

伐人則戰必勝攻必取寔為我軍之強助也

代興

小明武篇五教允中枝葉代興盧曰代興當是代舉方與上下韻協念孫案舉字古通作與說見經義述聞禮運因譌而為興

不賓祭

大匡篇祈而不賓祭服漱不制孔注曰不賓殺禮引之曰不賓祭當作不祭羅匡篇云大荒有禱無祭正所謂祈而不祭也襄二十四年穀梁傳亦云大侵之禮鬼神禱而不祀祈而不祭為句服漱不制為句今本作不賓祭者賓字涉下文非公卿不賓而行祈與不賓義不相屬且下文云賓不過具則不得言不賓明矣孔注亦當

作不祭殺禮周官荒政有省禮即孔所云殺禮也今本不祭作不賓者亦後人據已誤之正文改之

登

哭不畱日登降一等念孫案登降一等義不可通登疑祭字之誤自哭不畱日以下三句皆指喪事而言言有喪事則哭不畱日而其祭亦降一等所謂凶荒殺禮也故孔注曰降一等為荒廢之

津不行火

程典篇津不行火藪林不伐引之曰津非行火之地津疑當為澤草書相似而誤也管子輕重甲篇齊之北澤

燒句火光照堂下尹知章曰獵而行火曰燒是澤為行
火之地

六容

鄭保篇外用四蠹五落六容七惡下文云六容一游言
二行商工三軍旅之庸四外風之所揚五困失而亡困
或作因本作事應時時乃喪六厚使以往來其所藏念孫案
四蠹五落六容七惡皆用之於敵國也然容字義無所
取疑是容字之誤自游言以下六事皆謂散游客於敵
國以陰取之也故曰六客客與蠹落惡為韻客古讀春
韻正蠹古音當各反故說文蠹作蠹從虫橐聲周官翦
氏掌除蠹物故書蠹作橐商子脩權篇此民之蠹也與

隙為韻隙古讀若卻荀子勸學篇魚枯生蠹與作
為韻韓子亡微篇木之折也必通蠹與隙為韻若作
容則失其韻矣上文之五祥六衛七厲十敗四葛亦以
衛厲敗葛為韻

適無見過過適

適無見過過適無好自益以明而迹念孫案此文本作
無見過適無好自益以明而迹三句各四字而以適益
迹為韻適讀為謫無見過謫者無見責於人也廣雅謫
過責也商頌殷武篇勿予禍適毛傳曰適過也呂氏春
秋適威篇煩為教而過不識數為令而非不從高注曰
過責也史記吳王濞傳曰賊臣鼂錯擅適過諸侯適過

猶過適也今本無見過上衍一適字過下又衍一過字則文不成義

兆墓

大開篇兆墓九開開厥後人念孫案兆墓二字義不可

通當是兆基之誤九開當為大開九大字相似周官大

磬之舞鄭注九磬讀當為大韶字之誤也管子四時篇大暑乃至今本大字亦誤作九又涉前九

開篇而誤也大開二字即指本篇篇名而言兆基大開

開厥後人者兆始也爾雅肇始也通作兆哀元年左傳

言始基此大開之謀以開後人也後序云文啟謀乎後

嗣以脩身敬戒作大開小開二篇是其證

禱無憂玉

引之曰憂字義不可通當是愛字之誤愛吝惜也禱神必用玉無或吝惜其玉而不用故曰禱無憂玉哀二年左傳衛太子禱曰佩玉不敢愛杜注不敢愛故以祈禱是也

時維暮春

文傳篇文王受命之九年時維暮春念孫案時維暮春周書文無此例時字必後人所加也太平御覽所引已與今本同見盧泰誓正義引作惟暮春大雅文王正義引作惟暮之春之字蓋後人依周頌臣工篇加之皆無時字

脫文十五 至無日矣

夏箴曰小人無兼年之會遇天饑妻子非其有也大夫無兼年之會遇天饑臣妾與馬非其有也念孫案此下有國無兼年之會遇天饑百姓非其有也十五字而今本脫之上文云天有四殃水旱饑荒其至無時非務積聚何以備之是專指有國者而言故此引夏箴以明家國一理之意若無此十五字則但言家而不及國與上文不合矣據孔注云古者國家三年必有一年之儲此正釋國無兼年之會以下十五字若無此十五字則又與注不合矣墨子七患篇引周書曰國無三年之會者

國非其國也家無三年之會者子非其子也即是約舉此篇之文若無此十五字則又與墨子不合矣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十文部四玉海三十一所引皆有此十五字

戒之哉弗思弗行至無日矣案羣書治要作禍至無日矣今本脫禍字則義不可通

脫文十二 其如天下何

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如天下何念孫案不明上有明開塞禁舍者其取天下如化十二字而今本脫之其注文有變化之頃謂其疾七字而今本亦脫之明開塞禁舍

者二句正對下不明者而言今脫此二句則語意不完矣下文其如天下何本作其失天下如化祇因上文及注皆已脫去後人遂不解如化二字之意而以意改之曰其如天下何不知如化者言其速也明於開塞禁舍則其取天下必速故曰取天下如化不明於開塞禁舍則其失天下亦速故曰失天下如化兩如化上下相應今改爲其如天下何則失其旨矣小稱篇曰民服如化小明武篇曰勝國若化呂氏春秋懷寵篇曰兵不接刃而民服若化皆言其速也故孔注曰變化之頃謂其疾羣書治要作明開塞禁舍者其取天下如化下引孔注變化之頃

云云不明開塞禁舍者其失天下如化今據以補正

王始

令行禁止王始也盧曰王始疑是王治念孫案王始也本作王之始也王讀王天下之王令行禁止則可以王天下故曰令行禁止王之始也上文曰能制其有者則能制人之有卽是此意今本脫之字則文義不明羣書治要正作王之始也

成

柔武篇以信爲動以成爲心盧曰以成趙疑是以誠念孫案誠古通作成不煩改字大戴記文王官人篇非誠質者也周書誠作成小戴

記經解篇衡誠縣注誠或作成墨子
貴義篇子之言則成善矣成即誠字

以匡辛苦

和均口里以匡辛苦孔注曰匡正也念孫案匡救也說
見文酌篇

靡適無口

靡適與敵同無口念孫案闕文當是下字靡適無下者無

猶不也見薛綜東京賦注餘詳釋詞此承上以德為本云云而言言

如此則靡敵不下也下與序苦鼓武下為韻允文篇靡
適不下亦與語武所戶字輔土為韻以是明之

告

大開武篇告歲之有秋今余不獲其落念孫案歲之有
秋云云乃取譬以明之則告當為若下文若農之服田
既秋而不獲維禽其響之即其證若與告字相似而誤

騰上

寶典篇倫不騰上上乃不崩孔注曰不騰不越念孫案
騰上當為上騰騰與崩為韻九德皆用韻之文

由禱

酈謀篇由禱不德不德不成念孫案由禱不德當為曲
禱不德故孔注曰曲為非義神不德之曲與由字相似
而誤

逸周書第二 讀書雜誌一

高鄧王念孫

比

武順篇貌而無比，比則不順，引之曰：比象傳曰：比輔也，下順從也。祭統曰：身比焉，順也。管子五輔篇曰：為人弟者，比順以敬，是比與順同義，不得言比則不順。比當為北字之誤也。北古背字。說見漢書高紀故曰：北則不順。孔注：比者，比同也，失之。

惟風行賄

和寤篇后降惠于民，民罔不格。惟風行賄，賄無成事。念

孫案惟風行賄文不成義行不當有草字而今本脫之
言民之歸惠如草之應風也其賄賄無成事五字上仍
有脫文大意謂賄不可以致民若用賄則必無成事也
孔注曰人之歸惠如草應風如用賄則無成事是其證
合于四海

武寤篇王克配天合于四海孔注曰德合四表引之曰
配合皆對也爾雅曰妃與配同合對也合于四海猶大雅
言對于天下耳合與荅古同義宣二年左傳注合猶荅也荅亦對也

右擊之

高禮王念紱

克殷篇乃右擊之以輕呂念孫案持劍必以右手無須

言右擊之上文擊之以輕呂不言右史記周本紀亦無
右字蓋衍文也或以右為又之誤亦非上文已言王又
射之三發則無庸更言又太平御覽刑法部十二引此
無右字

乃出場于厥軍

念孫案此下當有明日脩社及宮之事而今本脫之孔
注曰治社以及宮是其證史記曰其明日除道脩社及
商紂宮太平御覽皇王部九引帝王世紀曰明日王命
除道脩社皆本於周書也又案孔注治社以及宮下又
云徹宐去者宐居者居遷也注有脫文則此處脫文尙多然

皆不可考矣

秦顛閔天皆執輕呂以奏王念孫案奏王當依史記作衛王上文周公把大鉞召公把小鉞以夾王孔注曰三公夾衛王也則此秦顛閔天亦是執劔以衛王不當言奏王也奏字蓋涉上文叔振奏拜假而誤注云執王輕呂當門奏太卒屯兵以衛失之

振鹿臺之財巨橋之粟

念孫案此本作振鹿臺之錢散巨橋之粟故孔注曰振散之以施惠也今本錢作財乃後人以晚出古文尙書

改之又脫去散字太平御覽資產部錢類引此作發鹿臺之錢散鉅橋之粟史記作散鹿臺之錢發鉅橋之粟而今本史記亦改錢爲財矣辨見史記

路徑

文政篇七閭不通徑八家不開刑九大禁不令路徑孔注曰刑法也不令不宣令也念孫案大禁不令下不當有路徑二字路徑當爲徑路乃注文非正文也徑路是釋徑字刑法也是釋刑字不令不宣令也是釋不令二字

遠慎而近類

念孫案爾雅慎誠也小雅白駒篇慎爾優游巧言篇予
慎無罪毛傳竝與爾雅同禮器說禮之以少為貴者曰
是故君子慎其獨也鄭注曰少其牲物致誠愨是古謂
誠為慎也貌即貌字也史記商君傳曰貌言華也至言
實也孔注周祝篇曰貌謂無實是貌與慎意正相反遠
慎而近貌者遠誠愨之士而近虛誕之人也盧謂貌與
貌同失之

位長

位長以遵之念孫案位長本作伍長下文什長以行之
什長與伍長文正相對大聚篇曰五戶為伍以首為長

士夫為什以年為長此之謂也今本伍長作位長則文
義不明蓋以伍位字形相似而誤玉海六十七引此正
作伍長

土地之宐

大聚篇相土地之宐水土之便趙曰土地之宐土字疑
衍以下句言水土之便故也念孫案趙說非也古人之
文不嫌於複土地之宐與水土之便對文刪去一字則
句法參差矣且注文有土宐二字則正文本作土地之
宐甚明

念孫案闕開脩道

念孫案闢開脩道文不成義開本作闢闢關脩道皆所
以來遠人故下文言遠旅來至關人易資也俗書關字
作闢開字作開二形相似而誤說見史記西南夷傳玉海二十四
六十引此竝作闢關

畜五味以備百草

具百藥以備疾災畜五味以備百草念孫案下句當作

畜百草以備五味

百草與百藥對文

今本百草與五味互易則

義不可通

有生而不失其宜

天不失其時

夫然則有生而不失其宜萬物不失其性人不失其事

天不失其時念孫案有生而不失其宜本作土不失其
宜上文曰因其土宜以為民資文傳篇曰土不失宜皆
其證今本土誤作生又衍有而二字則文義不明且與
下三句不類矣天不失其時本作天下不失其時王者
因時布令故天下不失其時若云天不失其時則非其
旨矣觀天之神道而四時不忒則天之不失時非因王
政而致然也藝文類聚帝王部一太平御覽皇王部九
引此竝作土不失其宜天下不失其時

農民

水性歸下農民歸利念孫案此本作水性歸下民性歸

利漢書食貨志民趨利如水走下民性與水性對文民字總承上文士農商賈而言非專指農民而言今本作農民者即涉上農民歸之而誤玉海六十引此正作民性歸利

求

王若欲求天下民先設其利而民自至念孫案求當為來字之誤也隸書來求相似故書傳中來字多誤作求辯見楚策來如脩文德以來之之來下句先設其利而民自至至與來正相應又下文不召而民自來尤其明證也今本來作求則非其旨矣玉海二十六引此竝作來又周祝篇觀彼萬物且何為求求亦來之誤盧已辯之

舊玉億有百萬

世俘篇凡武王俘商舊玉億有百萬念孫案此文本作凡武王俘商得舊寶玉萬四千佩玉億有八萬億有八萬乃佩玉之數非舊寶玉之數今本舊上脫得字舊下脫寶玉萬四千佩六字八萬又誤作百萬鈔本北堂書鈔衣冠部二引此正作武王俘商得舊寶玉萬四千佩玉億有八萬陳禹謨本刪去藝文類聚寶部上太平御覽珍寶部三竝同今本類聚佩下脫玉億二字初學記器物部佩下亦引武王俘商得佩玉億有八萬

我北望過于有嶽丕願瞻過于河嶽丕願

度邑篇我南望過于三塗我北望過于有嶽不願瞻過于河宛瞻于伊雒盧本依史記周本紀改丕為鄙改願為顧念孫案史記作北望嶽鄙顧詹有河則此亦當作我北望過于嶽鄙顧瞻過于有河徐廣史記音義引此亦云北詹望于有河今本有字誤入上句嶽字上則與史記及徐廣所引皆不合

曰

其曰茲曰度邑念孫案上曰字義不可通玉海十五引作其名茲曰度邑是也度邑即本篇之篇名故曰名茲曰度邑

建蔡叔霍叔 三叔 囚蔡叔

作雒篇建管叔于東建蔡叔霍叔于殷又下文云三叔及殷東徐奄及熊盈以略汪氏容甫述學曰略疑當作畔又云降辟三叔又云乃囚蔡叔于郭凌引之曰蔡叔二字乃後人依東晉古文尚書加之下文三叔本作二叔囚蔡叔本作囚霍叔說見經義述聞三監下

九畢

俘殷獻民遷于九畢念孫案書傳皆言畢無言九畢者玉海十五引此作九里據孔注以為成周之地近王化則作九里者是也蓋里畢字相似又涉上文葬武王於

畢而誤

同室克追

子畏同室克追孔注曰周公追畏尊王也謝氏金圃曰同室克追當是周室克造之譌注追畏尊王之語殊不明案注文蓋有脫誤念孫案初學記居處部引此本作子畏周室不延延誤為追後人因改為克追耳謝以同為周之誤是也而改克追為克造則與畏字義不相屬

城方千七百二十丈鄂方七十里

盧曰水經注雜城方七百二十丈脫一千字沈改七為六不知何據鄂方七十里宋本作七十二里念孫案城

方七百二十丈藝文類聚居處部三初學記居處部太平御覽居處部二十玉海百七十二引此城上皆有立字蓋古本也七百皆作六百與水經注異未知孰是沈改七為六蓋本於此鄂方七十里類聚初學記御覽玉海皆作七十二里與宋本同當據以訂正

國西土

制郊甸方六百里國西土為方千里盧云水經注國作因念孫案水經注是也上注云因連接也謂連宗周為方千里也漢書地理志曰雒邑與宗周通封畿為千里是其證太平御覽州郡部三引此亦作因

立城

大縣城方王城三之一小縣立城方王城九之一盧曰立字疑衍前編大縣下亦作立城念孫案玉海十五引此大縣小縣下皆作立城正與通鑑前編同且上文城方千七百二十丈城上原有立字辯見上與此文同一例則是今本大縣下脫立字非小縣下衍立字

日月星辰

乃設邱兆于南郊以祀上帝配以后稷日月星辰先王皆與會念孫案日月星辰四字本作農星二字漢書郊祀志高祖制詔御史其令天下立靈星祠周頌絲衣序高子曰靈星

之尸也則靈星之祀自古有之張晏曰龍星左角為天田則農祥也晨見而祭之靈星蓋即周書所謂農星也後人不解農星而改為日月星辰謬矣藝文類聚禮部上兩引此文竝作農星先王皆與會太平御覽禮儀部六及十一玉海九十九所引竝與類聚同

以為土封

燾以黃土苴以白茅以為土封盧曰以為土封本一作以土封之念孫案一本是也以土封之謂各以一方之土封之故下句云受列土於周室也若云以為土封則文義不明北堂書鈔禮儀部八藝文類聚禮部中初學

記禮部上太平御覽地部二禮儀部十一玉海九十九
竝引作以土封之

復格

復格藻梲孔注曰復格累芝栢也惠氏半農曰復格卽
複竿引之曰諸書無謂竿爲格者格當爲格音字或作
棗或作節謂柱上方木也說文格構櫨也櫨柱上枿也
倉頡篇曰枿柱上方木也見文選魯靈光殿賦注爾雅栢謂之棗
李巡曰栢今構櫨也位明堂正義明堂位山節藻梲鄭注曰
山節刻構櫨爲山也栢或謂之芝栢魯靈光殿賦芝栢
攢羅以戢春張載曰芝栢柱上節方小木爲之長三尺

故孔云復格累芝栢也格竿一聲之轉故廣雅云格謂
之竿然則竿也格也栢也芝栢也枿也構櫨也六者一
物也格爲柱上方木梲爲梁上短柱故以復格藻梲連
文猶禮記論語之以山節藻梲連文也格與格字相似
世人多見格少見格故格誤爲格矣

會羣門

皇門篇周公格于左闕門今本脫于字據玉海補會羣門念孫案
會羣門三字義不可通當爲會羣臣後序云周公會羣
臣于闕門以輔主之格言以上疑脫詰字作皇門是其證今本
臣作門者涉上句左闕門而誤玉海九十二百六十九

引此竝作會羣臣

開告于子嘉德之說

維其開告于子嘉德之說引之曰此本作維其開告于子嘉德之說故孔注曰開告我於善德之說也般庚曰予告女于難彼以告女于連文猶此以告于于連文也下文資告子元亦以告于連文今本子字在于字下則義不可通

之不綏于邶

我聞在魯有國誓

與哲同

王之不綏于邶引之曰哲王之

不綏于邶文義不明之疑當作亾亾與罔同綏安也邶

憂也始於憂勤者終於佚樂哲王之憂乃其所以得安也故曰在魯有國哲王罔不綏于邶下文言罔不者多矣罔與亾古同聲而通用亾隸或作亡其草書與之字相似因誤而為之晏子春秋雜篇播亾在於四方今本亾誤作之是其證

先用有勸

引之曰先字於義無取疑克字之誤克用有勸者克用有勸於羣臣也多方曰明德慎罰亦克用勸要囚於戮多罪亦克用勸開釋無辜亦克用勸文義竝與此同上文曰用克和有成下文曰戎兵克慎軍用克多亦與此

克字同義克與先草書相似故克誤為先

王用奄有四鄰遠士盧曰遠士本何本作遠士念孫案作遠士者是也上言奄有故下言遠士曾頌闕宮篇奄有下土是也玉海百六十九引此正作遠士

維時及

至于厥後嗣弗見先王之明刑維時及胥學于非夷趙云及疑是反字引之曰及當為乃言後嗣不見先王之明法於是乃相學於非常也乃字不須訓釋若及字則費解矣孔注但云為是相學於非常而不言及故知及

為乃之誤

以昏求臣 俾無依無助

以昏求臣作威不詳不屑惠聽無辜之亂注詳善也不

民也亂是羞于王注言順不進辭于王趙曰或是王阜良

乃惟不順之言于是人斯乃非維直以應維作誣以對

俾無依無助注阜大良善也王求善而是念孫案此文

顛倒錯誤今改訂如左

以昏臣昏臣二字連讀下文譬若匹夫之有昏妻注

威不詳不屑惠聽無辜之辭乃惟不順之辭是羞于王

乃惟不順之五字本在辭是羞于王阜求良言阜求良言謂大

求善言也故注曰阜大良善也王求善而是人作于是
誣以對據此則阜良二字之間原有求字明矣
人斯乃非維直以應維作誣以對俾無依無助今本求
字誤入上文昏臣二字之間兩辭字皆誤作亂乃惟不
順之五字又誤入下文良言二字之間則義不可通盧
改併上下文又改下亂字為辭而以亂辭二字連讀則
愈不可通

婚妻 白露厥家

是人斯乃讒賊媚嫉以不利于厥家國譬若匹夫之有
婚妻曰予獨服在寢以白露厥家念孫案婚妻本作昏
妻此後人不曉文義而改之也據孔注云喻昏臣也則

本作昏妻明矣方言曰露敗也昭元年左傳勿使有所
壅閉湫底以露其體謂
敗其體也莊子漁父篇田荒室露荀子富國篇田疇穢
都邑露齊策其百姓罷而城郭露露皆謂敗也字或作
路管子四時篇不知五穀之故國言讒賊媚嫉之人專
家乃路謂國家敗也解者多失之
權以敗國亦若昏妻之專寵以敗家也孔云言白露於
家謂美好蓋未解露字之義

媚夫 會蓋

媚夫有邇無遠乃會蓋善夫俾莫通在于王所引之曰
媚當為媚字之誤也下媚夫同顏氏家訓書證篇曰太
史公論英布曰禍之興自愛姬生
於如媚以至滅國又漢書外戚傳亦云成結寵妾如媚
之誅此二媚並當作媚媚亦如也義見禮記三蒼且五
宗世家亦云常山憲王后如媚王充論衡云如夫媚婦
益知媚是如之別名原英布之誅為意貴赫耳不得言

媚案五宗世家索隱亦云媚鄒氏作媚潛夫論賢難篇
妬媚之攻擊也亦誠工矣今本媚字亦誤作媚爾雅釋
宮楣謂之梁釋文楣或作相蓋隸書眉字或作
肩與冒相似故從冒從眉之字傳寫往往譌溷鄭注大
學曰媚妬也此媚夫二字正承上文讒賊媚嫉言之非
謂其佞媚也不當作媚明矣會蓋二字義不相屬會當
為彘爾雅彘蓋也字通作掩孔注云掩蓋善夫是其明
證矣彘蓋善夫俾莫通在于王所亦承上文媚嫉言之
大學引秦誓曰媚疾以惡之又曰而違之俾不通正此
謂也彘與會字相似故彘誤為會盧云會猶日月會之
會失之

兆厥工

大戒篇朕聞維時兆厥工念孫案兆厥工三字文義未
明孔注曰兆始工官言政治維是始正其官據此則正
文兆下當有正字

匿

克禁淫謀眾匿乃維念孫案匿古隱字說見管子
七法篇隱惡
也言能禁淫謀則眾惡皆塞也
無口其信
無口其信雖危不動念孫案闕文是轉字轉者移也上
守信而不移則下親其上雖危而不可動矣故曰無轉
其信雖危不動孔注曰轉移是釋正文轉字也下文曰

上危而轉下乃不親正與此文相應

口口以昭其乃得人念孫案闕文是貞信二字此承上

文無轉其信而言信不轉故曰貞信以與己同上之貞

信已昭則下莫不為上用故曰貞信已昭其乃得人也

孔注曰貞信如此得其用也是其證

逸周書第二

逸周書第二

此其曰兆故工官言如命雖是故五其官其北限五
八如篇地開辨兆工念孫案兆工二字文辭未

逸周書第三

讀書雜志一

高郵王念孫

有春夏秋冬

周月篇凡四時成歲有春夏秋冬念孫案歲下更有歲

字而今本脫之太平御覽時序部二引此正作歲有春

夏秋冬

中氣

中氣以著時應念孫案中氣上有月有二字而今本脫

之月有中氣以著時應與上文歲有春夏秋冬各有孟

仲季以名十有二月文同一例下文十二月中氣皆承

此月有二字言之文選顏延之讌曲水詩注及太平御覽竝作月中氣

嬖奪后

時訓篇螻蝻不鳴水潦淫漫蚯蚓不出嬖奪后王瓜不生困於百姓念孫案嬖奪后下少一字則文義不明且韻與上下不協太平御覽時序部八引此作嬖奪后命是也命與漫姓為韻命字古音本在鎮部自周秦間始轉入諍部漫字古音在願部願部之字古或與諍部通故漫與命姓為韻管子內業篇曰凡人一生也必以平正所以失之必以喜怒憂患淮南原道篇曰萬方百變消搖而無所定要略曰瑀略衰世古今之變以衰先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太元聚測曰鬼神無靈形不見也燕聚嘻噱樂淫衍也宗其高年鬼待敬也皆其例矣

腐草化為螢

大暑之日腐草化為螢引之曰螢本作蛙後人習聞月令之腐草為螢故改蛙為螢耳蛙即蠲之俗字說文蠲馬蠲也引明堂月令曰腐草為蠲蛙從圭聲圭蠲古同聲故小雅天保吉蠲惟饍之蠲釋文蠲古元反舊音圭鄭注周官蟾氏士虞禮記竝引作圭腐草為蠲之蠲作蛙亦猶是也唐段公路北戶錄引周書正作腐草為蛙公路誤解為蛙龜之蛙蓋不知為蠲之俗字是其明證乃藝文類聚歲時部上太平御覽時序部七竝引作螢蓋本作蛙字後人以月令改之也呂氏春秋季夏篇腐草化為蜺高注蜺馬蛭也蜺讀如蹊徑之蹊聲與圭亦相近即蠲之或體也而今本

呂氏春秋作腐草化為螢，螢字亦後人所加，盧氏抱經已辯之。獨有公路所引尚足見周書之舊，亦考古者之幸矣。

邪病

白露不降，民多邪病。念孫案：邪病二字文義不明。藝文類聚歲時部上，太平御覽疾病部六，竝引作民多欬病，是也。鈔本御覽時序部十，作劾病，明是欬病之誤，而刻本御覽乃改為疾病，謬矣。

下臣

羣鳥不養，羞下臣驕慢。念孫案：下臣本作臣下，謂羣臣也。燕義曰：臣下，竭力盡能是也。若倒言之，則文義不明。

士相見禮曰：凡自稱於君，士大夫則曰下臣，非此之用。藝文類聚太平御覽引此，竝作臣下驕慢。

雷始收聲 雷不始收聲

秋分之日，雷始收聲。引之曰：雷始收聲，本作雷乃始收。此後人依俗本月令改之也。下文雷不始收聲，亦本作雷不始收。說見經義述聞月令。

淫佚 甲蟲

雷不始收聲，諸侯淫佚，蟄蟲不培，戶民靡有，頤水不始。涸甲蟲為害，盧云：御覽佚作汰，或泆字之譌。念孫案：盧說非也。汰，賴害三字於古音屬祭部，轉入聲，則入月部。

佚字屬質部轉去聲則入至部至與祭質與月古音皆

不相通見段氏六書音均表此唯精於周秦之音者乃能辨之下文母后淫佚自

與一嫉為韻不得與賴害為韻也昭元年左傳注曰汰

驕也俗作汰非諸侯淫汰猶言諸侯放恣耳今本作淫佚即

涉下文母后淫佚而誤藝文類聚引此亦作淫汰

咎徵之咎

水不冰是謂陰負地不始凍咎徵之咎雉不入大水國

多淫婦念孫案咎徵之咎文不成義此後人妄改之以

就韻也不知負婦二字古皆讀如否泰之否說見唐韻正不

與咎為韻太平御覽時序部十三引作災咎之徵是也

徵轉上聲為宮商角徵羽之徵故徵驗之徵亦轉而與

負婦為韻古人不以兩義分兩音也凡蒸之二部之字

古音或相通上去二聲亦然故洪範之念用庶徵亦與

疑為韻文十年左傳秦伯伐晉取北徵釋文徵如字三蒼云縣屬馮翊音懲一音張里反他若

鄭風雜佩以贈之與來為韻宋玉神女賦復見所夢古夢

音莫登反說見唐韻正與喜意記異識志為韻賈子連語篇其離

之若崩與期為韻皆其例也說文崩從邑崩聲讀若陪崩從人朋聲讀若陪位又

芳訪枋仍仍孕六字竝從乃聲又云盧讀若仍即今之

迺字又水為古疑字從水久而疑字則從疑聲續從會

聲而籀文作絳則從幸省聲周官司几筵凶事仍仍注

耳墨子尚賢篇守城則倍畔非命篇倍作崩楚策仰承

甘露而飲之新序雜事篇承作時史記賈生傳品庶馮

志一之三

生漢書馮作每司馬相如傳歲橙若燕漢書橙作持此皆蒸之二部相通之證

鳴鳥

大雪之日鳴鳥不鳴盧云鳴鳥鳴旦也御覽鳴作鵙時

三亦可通本或作鵙或作鵙皆誤引之曰書傳無謂鵙

旦為鳴鳥者鳴鳥本作鵙旦唐月令避睿宗諱改鵙曰

為鵙鳥校逸周書者依唐月令亦改為鵙鳥御覽所引

者是也藝文類聚作於睿宗以前而引月令亦作鵙鳥則唐人依唐月令追改之案說文鵙

渴鳴也渴鳴與鵙旦同又云鵙似雉出上黨是鵙旦與

鵙異唐人改鵙旦為鵙鳥則與似雉之鵙無別校周書

者依唐月令作鵙鳥非也今本作鳴作鵙作鵙則又鵙

之謬矣當從月令原文作鵙旦然後復周書之舊

仁義所在

謚法篇仁義所在曰王孔注曰民往歸之盧曰在史記

正義作往非念孫案往字是也後人不解仁義所往之

語故改往為在予謂廣雅歸往也往與仁義所

往猶言天下歸仁耳古者王往同聲而互訓莊三年穀

王者民之所歸往也呂氏春秋下賢篇王也者天下之

往也漢書刑法志歸而往之是為王矣大雅板篇及爾

出王毛傳王往也呂氏春秋順說篇桓公則難與往

也高注往王也是王與往聲同義同而字亦相通故

曰仁義所往曰王若云仁義所在則非古人同聲互訓

之旨天下皆以仁義歸之則天下皆往歸之矣故孔曰

民往歸之若云仁義所在則又與孔注不合

長弟

愛民長弟曰恭孔注曰順長接弟念孫案孔言順長接弟則以長弟為長幼失其旨矣子謂長弟者仁愛之意齊語曰不慈孝於父母不長弟於鄉里吳語曰將不長弟以力征一二兄弟之國韋注弟猶幼也言晉不帥長幼之節亦失之是長弟為仁愛之義故曰愛民長弟曰恭倒言之則曰弟長鄉飲酒義曰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焉字屬下讀說見釋詞弟長而無遺言德厚之偏及於眾也正義墨子非命篇曰人則曰弟少也亦失之說見經義述聞窮有弟長辭讓孝慈於親戚出則弟長於鄉里趙策曰窮有弟長辭讓

之節通有補民益主之業

不二

純行不二曰定孔注曰行壹不傷念孫案不傷與不二異義若正文作不二則注不得訓為不傷今考不二本作不爽爾雅曰爽差也爽忒也衛風氓篇女也不爽小雅蓼蕭篇其德不爽毛傳竝云爽差也故曰純行不爽曰定定即不爽之謂而孔以不爽為不傷者本篇云爽傷也淮南精神篇五味亂口使口厲爽今本厲爽作爽傷非辯見淮南高注云厲爽病傷滋味也是爽又訓為傷與此爽字異義孔以不爽為不傷其誤實由於此然據此知正文之

本作爽矣後人改爽為二則與孔注不合史記正義引此正作純行不爽後漢書蔡邕傳注純行不差曰定差亦爽也義即本於周書

叡圍

叡圍克服曰莊孔注曰通邊圍使能服也念孫案叡與邊圍義不相屬雖叡可訓為通而通邊圍不可謂之叡圍也予謂圍者疆也下文曰威德剛武曰圍大雅蒸民篇不畏疆禦漢書王莽傳作強圍楚辭離騷澆身被服強圍兮王注曰強圍多力也是圍與疆同義叡圍克服者既叡智而又疆圍能服人也叡圍二字兼智勇言之

繫辭傳曰聰明睿知神武而不殺楚語曰謂之睿聖武公上文曰威疆叡德曰武此文曰叡圍克服曰莊其義一也莊之言壯也兵甲亟作曰莊叡圍克服曰莊勝敵志強曰莊外於原野曰莊屢征殺伐曰莊五莊字竝與壯同義故莊壯古字通晉語趙簡子問於壯馳茲舊音壯本或作莊檀弓衛有大史曰柳莊漢書古今人表作柳壯莊子天下篇不可與莊語釋文莊一本作壯鄆風君子偕老箋顏色之莊釋文莊本又作壯若斯之類不可枚舉

從處

恐懼從處曰悼孔注曰從處言險圯也念孫案險圯二字與從處義不相近未解注意云何從疑當讀為聳聳

懼也成十四年左傳曰大夫聞之無不聳懼又襄四年

傳邊鄙不聳昭十九年傳駟氏聳杜注竝曰聳懼也

本作悞或作雙又作悚竦恐懼聳處者謂居處不安聳然而懼也

從者借字耳漢紀孝武紀一方有急四面爾雅悚恐悞

懼也郭注曰悞即懾也趙策曰愁居懾處不敢動搖唯

大王有意督過之也彼言懾處猶此言聳處矣說文悼

懼也陳楚謂懼曰悼莊子山木篇曰振動悼慄呂氏春

秋論威篇曰敵人悼懼憚恐是悼亦懼也故曰恐懼聳

處曰悼

肇敏行成曰直

念孫案爾雅肇敏也郭注引書肇牽車牛是肇與敏同
義論語曰敏於行故曰肇敏行或孔訓肇為始云始疾
行成言不淡也失之

秉順也

盧曰順字可疑念孫案此釋上文之秉德不回曰孝也
孔彼注曰順於德而不違即用此訓又上文秉德遵業
曰烈秉德與遵業連文亦謂順前人之德遵前人之業
故此竝釋之也

明堂篇天子之位負斧扆南面立率公卿士侍於左右

念孫案率公卿士本作羣公卿士侍於左右謂侍於周公之左右也今本作率公卿士者後人不曉文義而改之耳上文既言周公攝政君天下大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則此負扆南面立者即周公也乃又言率公卿士侍於左右則率公卿士者果何人邪此理之不可通者也玉海九十五引此正作羣公卿士

宗周明堂之位也

念孫案玉海引宗周上有此字是也今本脫此字則文不足意明堂位亦云此周公明堂之位也

明堂明諸侯之尊卑也

念孫案明堂下有著字而今本脫之文選東都賦注引有者字明堂位亦云明堂也者明諸侯之尊卑也

明堂之制

明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階廣六尺三寸室居中方百尺室中方六十尺戶高八尺廣四尺東應門南庫門西皋門北雉門東方曰青陽南方曰明堂西方曰總章北方曰元堂中央曰大廟左為左介右為右介右文八十一今本脫去盧據太平御覽禮儀部十二及隋書宇文愷傳補入然御覽室中方六十尺下無戶高八尺廣四尺七字而隋書有之其所引與御覽亦互有

詳略又藝文類聚禮部上初學記禮部上引室中方六十尺下亦無戶高八尺云云而有牖高三尺門方十六尺九字亦互有詳略

涿鹿之河

嘗麥篇蚩尤乃逐帝爭于涿鹿之河盧曰河或當作阿梁氏處素曰据史記五帝紀注涿鹿山名阪泉一名黃帝泉至涿鹿與涿水合蓋所謂涿鹿之河河字似不誤念孫案盧說是也涿鹿山名涿水名阪泉至涿鹿與涿水合不得即謂之涿鹿之河也五帝紀曰黃帝邑于涿鹿之阿正義曰涿鹿故城在涿鹿山下即黃帝所都之邑水經灤水注曰涿水

東北流逕涿鹿縣故城南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遷其民于涿鹿之阿即於是處也則河字明是阿字之誤且諸書皆言戰於涿鹿之野不言戰於河也

是威厥邑

是威厥邑無類于冀州念孫案威字義不可通疑是威字之誤威即滅字小雅正月篇襄姒威之昭元年左傳威作滅史記周本紀不顯亦不賓滅逸周書滅作威秦詛楚文伐威我百姓漢成陽靈臺碑與威繼絕竝與滅同類種也言國都既滅無有種類也

非不念而知故問伯父

本典篇今朕不知明德所則正教所行字民之道禮樂

所生非不念而知故問伯父念孫案非不念而知文義不明當作非不念念而不知前大戒篇曰非不念念不知是其證故問伯父文選魏都賦注新漏刻銘注齊故安陸昭王碑注竝引作敬問伯父是也下文又云幼愚敬守以爲本典

能求士口者智也

念孫案能求士者智也與民利者仁也句法上下相同則上句不當有關文下文士有九等皆得其宜正所謂能求士者智也其無闕文明矣玉海六十七引此無闕文

考言

官人篇觀誠考言視聲觀色觀隱揆德念孫案考言當作考志下文自方與之言以觀其志以下皆考志之事非考言之事又曰弱志者也志治者也則當作考志明矣今作言者蓋因篇內多言字而誤大戴記文王官人篇正作考志下文此之謂考言同

醉之酒 從之色

醉之酒以觀其恭從與縱同之色以觀其常念孫案酒色

二字後人所加也醉之以觀其恭文義已明無庸更加酒字若縱之以觀其常則非止一事但言色則偏而不

具矣且喜之怒之醉之縱之遠之昵之六者相對為文則原無酒色二字可知羣書治要作醉之以觀其失縱之以觀其常大戴記作醉之以觀其不失縱之以觀其常皆無酒色二字

心遷移 氣慄懼

導之以利而心遷移臨攝今本作懾據文選注後漢書注引改以威而氣慄懼盧曰李善注東都賦引慄懼作慄慄念孫案此文本作導之以利而心移臨攝以威而氣慄玉篇慄徒頰切恐懼也今本作氣慄懼者閱者妄記懼字而寫者因誤入正文後人不知又於上句加遷字而以遷移對慄

懼斯為謬矣後漢書章德寶皇后紀注引周書有懼字

亦後人依誤本加之

班固傳注引周書無懼字

案上文云淡導以利

而心不移此云導之以利而心移移與不移正相對不當增入遷字上文云臨攝以威而氣不卑此云臨攝以威而氣慄慄與不卑亦相對凡人懼則其氣卑下故東都賦言慄然意下也若云臨攝以威而氣慄懼則大為不詞大戴記作示之以利而易移臨攝舊本如是盧以本改為懾以威而易懾懾與慄同義而上句無遷字下句亦無懼字李善注東都賦云周書曰臨攝以威而氣慄句慄猶恐懼也則周書本無懼字明矣盧引李注以慄慄連讀失

之

難決以物

難決以物難說以言今本脫言字念孫案決當為設難
盧已辯之設以物正與上文設之以物相應上文設之以物而數
 決數與言其智也此云難設以物難說以言者設之以
速同物而不能決說之以言而不能喻言其愚也今本設作
 決即涉上文數決而誤大戴記作難投以物投亦設之
 誤則本作設明矣

和氣

和氣簡備勇氣壯力引之曰和當為知知與智同智氣
 勇氣對文知和字相似又涉上文溫和而誤大戴記正
 作智氣

以其隱觀其顯

念孫案此本作以其顯觀其隱人之聲顯而易見其心
 氣則隱而不可見故曰以其顯觀其隱即上文所云聽
 其聲處其氣也今本顯隱二字互易則義不可通大戴
 記作以其見占其隱見亦顯也

薦然

怒色薦然以侮引之曰薦字義不可通薦當為蕪字形
 相近而誤也蕪與艷同孟子公孫丑篇曾西艷然不悅

趙注曰艷然愠怒色也

音義艷丁音勃張音佛

楚策曰王怫然作

色怫與弗皆艷之借字也

莊子人間世篇獸从擇音氣息弗然義與艷然亦相近

大戴記作怒色拂然以侮拂亦艷之借字以是明之

瞿然以靜

憂悲之色瞿然以靜念孫案玉藻說喪之視容曰瞿瞿

梅梅則瞿然乃視容非色容也又案經傳中凡言瞿然

者皆是驚貌

說文作瞿云舉目驚異然也

則又不得言瞿然以靜矣

大戴記作纍然以靜是也玉藻容纍纍鄭注曰羸憊

貌也家語困誓篇注曰纍然不得意之貌故曰憂悲之

色纍然以靜纍字上半與瞿略相似因誤而為瞿矣

口貌而有餘

問則不對佯為不窮口貌而有餘引之曰自貌而有餘

以上五句皆四字為句貌上本無闕文而讀為如貌如

有餘正承佯為不窮而言大戴記作色示有餘則本無

闕文明矣

懼不盡

心說而身弗近身近而實不至懼不盡念孫案懼不盡

三字義不可通懼當為懼字之誤也此言心說賢者而

身不近之雖近之亦徒有虛名而實不至又不盡其懼

也大戴記作身近之而實不至而懼忠不盡是其證

大傳言弗發口弗德

有知而言弗發有施而口弗德念孫案此文本作有知

與智而弗發有施而弗德發讀曰伐上文發其所能發

同而弗發有施而弗德發讀曰伐名以事親大戴記

作伐管子四時篇求有功發勞力者而舉之高注淮南脩務篇曰伐自矜大

其善也有知而弗伐有施而弗德皆五字為句上句本

無言字下句亦無闕文後人於弗發上加言字後人不

知發與伐同而誤以為發

言之發故加言字則上句多一字矣校書者不知言字

為後人所加而以為下句少一字遂於下句內作空圍

以對言字此誤之又誤也大戴記正作有知而不伐有

施而不置置與德同繫辭傳勞而不伐有功而不德釋

文德鄭陸蜀才作置鄭云置當為德荀子哀

公篇言忠信而心不德仁義在身而色

不伐大戴記哀公問五義篇德作置

克易

言行亟變從容克易好惡無常行身不篤念孫案克易

二字義不可通克當為交隸書交作交克作克二形相

似故交誤為克上文言行不類終始相悖外內不合大

戴記外內不合上有陰陽交易四字今

本交字亦從容舉動也楚辭九章注曰從容舉動

誤作克從容舉動也也說見廣雅疏證釋訓從容

與言行對文從容交易言其舉動之變易無常也宣十

二年公羊傳曰君之不令臣交易為言義與此相近言

行亟變四句大意相同皆謂其性行之無常也大戴記

作從容謬易義亦與交易同

王會篇墀上張赤帑陰羽孔注曰陰鶴也王應麟補注曰易曰鳴鶴在陰相鶴經曰鶴陽鳥也而游於陰故以陰為鶴引之曰古無謂鶴為陰者鶴游於陰而謂鶴為陰鴈為隨陽之鳥亦將謂鴈為陽乎今案陰羽與赤帑對文謂淺黑色之羽也說文陰闇也闇謂之陰故淺黑色亦謂之陰爾雅馬陰白雜毛駟孫炎曰陰淺黑也見頌駟是其證下文青陰羽亦謂青黑色之羽也孔亦誤正義以為鶴羽

似騏背有兩角

白民乘黃乘黃者似騏背有兩角王云文選注云似狐見又引山海經海外西經白民之國有乘黃其狀如狐其背上有角淮南子注覽冥篇乘黃出西方狀如狐背上有角念孫案此文本作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傳寫脫去狐字則似其二字相連後人以乘黃是馬名遂改似其為似騏而不知其謬以千里也山海經注引此正作似狐文選王融曲水詩序注初學記獸部竝引作乘黃者似狐其背有兩角今據以訂正

翕其目

州靡費費其形人身反踵自笑笑則上脣翕其目會人

念孫案翁當為弁字之誤也翁與弁不同義翁合也弁蔽也此謂上脣蔽其目非合其目之謂也費費說文作𦘔𦘔云周成王時州靡國獻𦘔𦘔人身反踵自笑笑即上脣弁其目會人又云一名梟陽全用此篇之文而其字正作弁海內南經注引周書曰州靡髡髡者人身反踵自笑笑則上脣掩其面掩弁古字通則翁為弁之誤益明矣又海內經曰南方有贛巨人郭注即梟陽也人面長脣黑身有毛反踵見人則笑脣蔽其面蔽亦弁也

鼯犬

渠寔以鼯犬鼯犬者露犬也能飛會虎豹王本鼯作鼯

云鼯權俱切一作鼯之若切盧曰案廣韻鼯北教切能

飛會虎豹正此是也說文鼯胡地風犬王從李善注文

選作鼯主融三月三日曲水詩序注鼯乃小鼠李注或字譌不可從

念孫案作鼯者是也海內北經曰蚺犬如犬而青會人

從首始注曰音陶或作蚺音鈎亦以作蚺者為是說文

蚺字解曰北方有蚺犬會人從虫句聲徐鉉音古厚切即本於

海內北經也彼言海內西北陬以東此言渠寔彼言會

人此言會虎豹地與事皆相近彼作蚺犬是本字此作

鼯犬是假借字故李善引作鼯犬而盧以為字譌則未

達假借之旨也鼯鼯字形相似故誤而為鼯鼯是鼠屬

與狗犬無涉說文鼪胡地風鼠從鼠勺聲不云風犬廣韻鼪鼠屬能飛倉虎豹出胡地其云鼠屬出胡地是也而又云能飛倉虎豹則惑於俗本周書之鼪犬而誤盧引廣韻能飛倉虎豹而刪去鼠屬二字又改說文之風鼠爲風犬以牽合鼪犬其失也誣矣

吐婁

北方謂之吐婁念孫案吐婁本作土婁此婁誤爲嘍而土因誤爲吐也爾雅疏引此已誤說文廣韻爾雅釋文及太平御覽獸部二十皆作土婁西山經云昆侖之邱有獸焉其狀如羊而四角名曰土婁此與費費同名而

異物然其字亦作土婁

獨鹿

獨鹿邛邛孔注曰獨鹿西方之戎也念孫案上下文六國皆東北夷則獨鹿亦東北夷非西方之戎也獨與涿古聲相近獨鹿卽涿鹿也漢書武紀行幸歷獨鹿鳴澤服虔曰獨鹿山名在涿郡史記五帝紀黃帝與蚩尤戰于涿鹿之野集解亦引服虔曰涿鹿山名在涿郡索隱曰案地理志上谷有涿鹿縣然則服虔云在涿郡者誤也是獨鹿卽涿鹿其地在今宣化府保安州南非西方之戎明矣

古黃

文馬赤鬣縞身目若黃金名古黃之乘盧曰古黃說文
作吉皇海內北經注引作吉黃此從舊本作古黃與初
學記所引亦合念孫案作吉黃者是也王本作吉黃與
說文山海經注合山海經圖讚亦作吉黃文選東京賦
注引瑞應圖云騰黃神馬一名吉光黃古同聲吉光
即吉黃也海內北經作吉量下字雖不同而上字亦作
吉則作吉黃者是也藝文類聚祥瑞部下初學記獸部
引此竝作古黃乃類書相沿之誤不可從

蠻楊

蠻楊之翟今本楊作揚非辯見漢書天文志念孫案蠻楊本作楊蠻故

孔注曰揚州之蠻貢翟鳥今本楊蠻二字倒轉則義不
可通且與注不合上文之良夷山戎若倒言之曰夷良
戎山其可乎楊蠻之誤為蠻楊猶詩荆蠻之誤為蠻荆
段氏詩經小學已辯之

四足果

狡犬者巨身四足果梁氏曜北曰四足果蓋足短之稱
若果下牛果下馬矣念孫案古無謂短為果者果下馬
謂馬高三尺乘之可於果樹下行耳見魏志東夷傳注非謂短
為果也而以四足果為四足短可乎予謂果疑即裸字
周官龜人東龜曰果屬釋文果魯火反魯火正切裸字

是果與裸同音故袒裼裸程之裸亦通作果范望注大元元數曰裸謂無鱗甲毛羽然則四足果者四足無毛之謂與

口鰓之醬

請令以魚皮之鞞口鰓之醬鮫馱利劍為獻孔注曰鰓魚名盧曰口疑是鳥字念孫案北堂書鈔酒食部五引作鰓鰓之醬又引注云鰓鰓魚名玉篇鰓午胡切魚名廣韻未知其審

代翟

正北空同大夏沙車姑他旦略豹胡代翟匈奴樓煩月

氏熾犁其龍東胡玉海六十五百五十一代翟竝作戎翟補注本作代翟云代一作戎念孫案作戎翟者是也孔注云在西北界戎狄之間國名也則正文之作戎翟甚明若古代翟之國在今宣化府蔚縣東則不得言在西北又不得言界戎狄之間矣然則正文注文皆作戎翟作代翟者誤也

逸周書第三

論語子罕篇末由也已史記孔子世家末作蔑
 小子蔑即末也大雅板篇喪亂蔑資潛夫論敘錄蔑作
 蔑末也顧命曰眇眇予末小子漢書韋元成傳曰於蔑
 穆王在武王後四世故曰追學於文武之末小爾雅曰
 之文王蔑德不同不當加德字以釋之子謂蔑與末同
 學文武之微德念孫案正文但言蔑不言蔑德與君奭
 祭公篇茲申予小子追學於文武之蔑孔注曰言已追
 學文武之微德念孫案正文但言蔑不言蔑德與君奭
 祭公篇茲申予小子追學於文武之蔑孔注曰言已追

逸周書第四

讀書雜誌一

高郵王念孫

文武之蔑

祭公篇茲申予小子追學於文武之蔑孔注曰言已追
 學文武之微德念孫案正文但言蔑不言蔑德與君奭
 祭公篇茲申予小子追學於文武之蔑孔注曰言已追
 學文武之微德念孫案正文但言蔑不言蔑德與君奭

畢桓于黎民般

祭公拜手稽首曰允乃詔句大開武篇王拜曰畢桓于格乃言句法與此同畢桓于黎民般孔注曰般樂也言信如王告盡治民樂政也念孫案孔訓般為樂而加政字以增成其義殊有未安予謂桓疑相之誤般疑服之誤服本作般與般相似而誤荀子賦篇讒人服矣服本或作般廣雅備服也服今本作般爾雅服事也釋文服又作般字今本般作般皆其證畢相于黎民服者畢皆也見士冠禮月令注相治也昭九年左傳楚所相也二十五年傳相其室杜注並曰相治也小爾雅同服事也于語助耳相于黎民即相黎民也于於古字通上文付界於四方即付界四方是其證言王之所詔皆治民之事也據注云信如王告盡治民樂政也則孔所見本尚作相故以治

民解之唯服字已誤作般故訓為樂耳

大開方封于下土

自三公上下辟于文武文武之子孫大開方封于下土引之曰當作大開封方于下土封邦古字通方旁古字通旁者溥也偏也說見經義述聞旁通情也及湯湯洪水方割二條言大開我國之疆界偏於下土也今本封方二字倒轉則義不可通孔注言我上法文武大開國旁布於下土國字是釋封字旁字是釋方字以是明之

女無以嬖御固莊后孔未解固字念孫案固讀為媼音護

說文媼嫪也廣雅作媼云媼嫪媼妬也是媼與媼妬同
義言汝母以寵妾嫉正后也媼之通作媼猶嫉之通作
疾下文曰女無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疾亦固也
緇衣引此作母以嬖御人疾莊后是其證

免沒我世

晉在先王我亦丕維舊本丕維二字倒今依盧說乙正以我辟險于難
不失于正我亦以免沒我世念孫案免沒我世義不可
通免當爲克字之誤也沒終也言能終我世也孔注云
能以善沒世能字正釋克字

疾大夫卿士

女無以嬖御士疾大夫卿士念孫案大夫上有莊士二
字而今本脫之上文注曰莊正也上文之莊后對嬖御
而言此文之莊士對嬖御士而言大夫卿士又尊於莊
士故并及之若無莊士二字則失其本旨矣緇衣引此
正作母以嬖御士疾莊士大夫卿士

左史

史記篇召三公左史戎夫盧曰案竹書紀年穆王二十
四年命左史戎夫作記古今人表作右史譌念孫案鈔
本北堂書鈔設官部七出右史朔望以聞六字注引周
書召三公右史戎夫云云

陳禹謨本刪去注文而正文尙未刪太平御覽

職官部三十二同是周書本作右史戎夫而漢書即本於周書也左右字形相近傳寫易譌何必左史之是而右史之非乎

則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亂

信不行義不立則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亂孔讀政字上屬為句注曰言君不行信義信義由智生故哲士凌君之政也禁字下屬為句注曰禁義信則亂生引之曰孔讀非也則哲士凌君政禁而生亂作一句讀曲禮入竟而問禁鄭注曰禁謂政教王制齊其政注曰政謂刑禁是政與禁義相因故以政禁連文下文邪人專國政禁

而生亂讀與此同孔亦誤以政字上屬禁字下屬

偽

昔有林氏再戰而勝上衡氏偽義弗克俱身外國亡念孫案偽讀曰為說見史記淮南衡山傳為義而弗克故注云急義非詐偽之偽

屈而無以賞

管者西夏惠而好賞屈而無以賞念孫案屈者竭也見呂

氏春秋慎勢篇注淮南原道篇注屈上當有財字故孔注曰無財可用

嶽山

職方篇其山鎮曰嶽山引之曰嶽下本無山字故孔注

曰嶽吳嶽也後人依俗本周官加山字辯見經義述聞周官

彊蒲

其澤藪曰彊蒲念孫案彊蒲周官及羣書皆作弦蒲蓋弦與強字形相似弦誤為強又誤為彊耳當改正

脫文十二

芮良夫篇芮伯若曰云云念孫案羣書治要芮伯若曰上有厲王失道芮伯陳誥作芮良夫十二字而今本脫之或曰後敘云芮伯稽古作訓納王于善暨執政小臣咸省厥躬作芮良夫則本篇不當更有此數語予謂大

匡篇曰維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荒作大匡以詔牧其方程典篇曰維三月既生魄文王合六州之侯奉勤于商商王用宗讒震怒無疆諸侯不娛逆諸文王文王弗忍乃作程典以命三忠謚法篇曰維周公旦大公望開嗣王業建功于牧之野終將葬乃制謚遂敘謚法以上三篇與本篇文同一例則本篇亦當有此數語不得以後有總敘而謂此數語為重出也今從治要補

稽道謀告

予小臣良夫稽道謀告念孫案稽道即稽首也

道從首聲故與

首字通用史記秦始皇紀會稽刻石文追首高明索隱曰今碑文首字作道是史記借首為道也前周月篇周

正歲道即歲首是逸周書俗道為首也謀當為謹字之誤也羣書治要正作稽首謹告若作謀告則義不可通

否則民讎

德則民戴否則民讎念孫案下句本作否德民讎否德不德也堯典否德忝帝位是也正義曰否不古今字說文否不也與德正相對今本作否則者涉上句則字而誤羣書治要正作否德民讎晚出古文尚書伊訓篇德惟治否德亂即本於逸周書

不道 肆我家

商紂不道夏桀之虐肆我家念孫案不道本作弗改

此後人不曉文義而改之也桀以虐失天下是紂之所聞也而其虐仍與桀同故曰弗改夏桀之虐下文云爾聞爾知弗改厥度正與此弗改相應見下脫文十條內大戴記少閒篇曰紂不率先王之明德乃上祖夏桀行以為民虐即此所謂弗改夏桀之虐也若云商紂不道則與夏桀之虐四字了不相涉矣羣書治要正作商紂弗改肆我家亦當從治要作肆我家周有家肆故也有家有國家也般庚曰亂越我家金縢曰魯公言唯商紂弗勤勞王家周頌桓曰克定厥家改夏桀之虐故我有周得有此國家也

昏行口顧

惟爾執政小子同先王之臣昏行口顧道王不若孔注

曰同為昏闔言教王為不順注本作同謂位同也昏闔

同也是釋同先王之臣昏闔是釋昏字言教王為不順

是釋道王不若各本同謂誤作同為又脫位同也三字

今據治要訂正念孫案顧上今本闕一字羣書治要作昏行內

顧內顧二字與上下文義不合引之曰內疑當作罔昏

亂也見昭十四年左傳注楚語注呂氏春秋貴直篇注楚辭九章注罔無也言爾執政

小子既亂行而無所顧忌又導王為不順之事也下文

專利作威佐亂進禍正所謂昏行罔顧也罔字本作网

隸省作罔俗作罔與內字相似因誤而為內矣前皇門

篇罔不茂揚肅德今本罔誤作內即其證

脫文十二

古人求多聞以監戒不聞是惟弗知念孫案此下有爾

聞爾知弗改厥度亦惟艱哉十二字而今本脫之案上

文言不聞是惟弗知此文言既聞既知而不改則末如

之何也若無此三句則上文皆成不了語矣下文云其

惟洗爾心改爾行又云爾乃曠禍翫哉遂非弗悛竝與

此弗改厥度相應今據羣書治要補治要又引孔注云

何故曰難也今本亦脫之

脫文二十二

鳥呼口口口如之孔注曰人養之則攬服雖家畜不養則畏人治民亦然也念孫案今本鳥呼下闕三字考其原文本作鳥呼野禽馴服于人家畜見人而奔非禽畜之性實惟人民亦如之注文本作雖野禽人養之則攬服雖家畜不養則畏人治民亦然也今本正文脫去二十二字僅存鳥呼如之四字則與注文全不相應注首脫去雖野禽三字則文義不明羣書治要注文已與今本同而正文則一字不闕

又案正文當作家畜馴服于人野禽見人而奔蓋家畜為人所養則馴服于人野禽非人所養則見人而奔故

曰非禽畜之性實惟人也民之於君也善之則如家畜不善之則如野禽故曰民亦如之也呂氏春秋適威篇引周書曰民善之則畜也不善則讎也語意正與此同治要本家畜與野禽互誤則義不可通而孔本已如此故不得其解而曲為之詞人未有不養家畜者家畜亦未有見人而奔者故知注為

曲說

以貪諛為事

今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為事念孫案為事本作事王貪謂聚斂也諛謂諂言也小人非此二者則無以事君故曰惟以貪諛事王下文曰惟爾小子飾言事王是其

證今本事王作為事則非其旨矣羣書治要及太平御覽人事部三十三竝作惟以貪諛事王

遂弗悛

爾乃贖禍翫裁遂弗悛念孫案遂下有非字而今本脫之贖禍翫裁遂非弗悛皆四字為句若無非字則文義不明而句法亦不協矣北堂書鈔政術部四引此正作遂非弗悛

口不存焉

惟禍發于人之攸忽于人之攸輕羣書治要于人之攸輕上有咎起二字口不存焉變之攸伏念孫案羣書治要作心不存焉是

也心所不存即上文所謂人之攸忽人之攸輕

不圖善

爾執政小子不圖善偷生苟安念孫案不圖善本作不圖大難難籀文艱字大難即上所云國人為患也不圖大難則偷生苟安而已若云不圖善則與下句義不相屬矣上文云爾執政小子不勤德以備難正所謂不圖大難也今本作不圖善者難字闕其半而為喜喜與善相似而誤又脫去大字耳羣書治要正作不圖大艱

其不遂

大子晉篇遂巡而還其不遂盧曰御覽百四十六其下

有言字念孫案御覽是

盡忘吾其度

吾年甚少見子而懾盡忘吾其度念孫案忘與亾同說

經義述間曷亾度失度也其字疑衍太平御覽人事部

十三及百八引此皆無其字

始

自晉始如周身不知勞念孫案自晉如周句中不當有

始字蓋即如字之誤而衍者

謂之曰伯

士率眾時作謂之曰伯念孫案曰字涉下文而衍曰與

謂之同義此文謂之胄子謂之士謂之伯謂之公謂之

侯謂之君言謂之則不言曰下文曰子一人曰天子曰

天王言曰則不言謂之故知曰為衍字也北堂書鈔封

爵部上太平御覽封建部二引此皆無曰字

非舜而誰能

穆穆虞舜明明赫赫立義治律萬物皆作分均天財萬

物熙熙非舜而誰能盧補校曰能字疑衍誰字與土財

熙韻協念孫案師曠問曰自古誰王子荅曰非舜而誰

兩誰字正相應則誰下不當有能字文選封禪文注引

此無能字盧以能為衍字是也而謂誰與財熙為韻則

非誰於古音屬脂部財熙於古音屬之部兩部絕不相
通則誰與財熙非韻也說見六書音均表此文以赫作為一韻
財熙為一韻而未句不入韻上文云溫恭敦敏方德不
改聞物口口下學以趨尚登帝臣乃參天子自古誰誰
字亦不入韻也

東躅

師曠東躅其足曰善哉善哉念孫案東躅二字義不可
通東當為束字之誤也束躅疊韻字謂數以足踏地而
稱善也故王子曰大師何舉足驟孔注束躅踏也東亦
束之誤北堂書鈔政術部四太平御覽人事部十三樂

部十四引此竝作束躅其足

湯退再拜

湯以此讓三千諸侯莫敢卽位

殷祝篇湯退再拜從諸侯之位念孫案此文本作湯取
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坐左退而再拜從諸侯之位上
言置璽於天子之坐左故下言退從諸侯之位今本脫
去取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坐左十二字僅存湯退二
字退下又脫而字則敘事不明又案蔡邕獨斷曰璽者印也古
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春秋左氏傳曰魯襄公在
楚季武子使公冶問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
璽者也衛宏曰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以上獨斷然則自

周以前璽為上下通稱故特別言之曰天子之璽而今本無此文則後人不知古義而刪之也鈔本北堂書鈔儀飾部一璽下出置天子坐四字注引周書曰湯取天子之璽置之天子之坐左復古退字而再拜從諸侯之位藝文類聚帝王部二人部五太平御覽皇王部八人事部六十四所引竝與書鈔同

湯以此讓三千諸侯莫敢即位案類聚御覽竝引作湯以此三讓三千諸侯諸侯莫敢即位今本讓上無三字諸侯二字又不疊皆寫者脫之

朕則名女

周祝篇朕則生女朕則刑女朕則經女朕則亾女朕則壽女朕則名女念孫案名者成也廣韻引春秋說題辭曰名成也廣雅同法言五百篇或性或彊及其名一也猶中庸言及其成功一也李軌注以名為名譽之名失之始言生女終言名女是名為成也孔云名汝善惡失之

在口言

石有玉而傷其山萬民之患在口言念孫案此闕文本在在字上今在在字下誤也考其原文本作石有玉而傷其山萬民之患故在言言山之所以受傷者以其有玉人之所以致患者故在言也故今通上文云文之美作固

而以身剝自謂智者故不足名本者上衍也字今刪文義正與此

同文子符言篇石有玉傷其山黔首之患固在言即用

周書之文

勤以徙

時之行也勤以徙不知道者福為禍念孫案勤當為動字之誤也言時之行也變動而遷徙人不知變動以從時則歸之為福者今反為禍也今本動作勤則非其旨矣文子作動以徙是其證下文時之徙也勤以行勤亦動之誤

焚其草木

故澤有獸而焚其草木大威將至不可為巧引之曰木字後人所加下文焚其草木同獸依草而居故曰澤有獸而焚其草不當兼言木也且草與巧為韻加一木字則失其韻矣上下文皆用韻則此二句無不韻之理

時之還

故時之還也無私貌日之出也無私照孔注曰還謂至也念孫案諸書無訓還為至者還當為還還與逮同爾雅逮及也及亦至也故孔云還謂至也又云時至並應日出皆照以日出比時至則當言時之逮不當言時之還也古字多以還為逮與還字相似故諸書還字多誤

作還說見漢書天文志大白還之下

須國 屠

故平國若之何須國覆國事國孤國屠

孔注屠謂為人分裂也

若之何念孫案須字義不可通疑頃字之誤

荀子性惡篇天下之

悖亂而相凶不待頃矣楊注頃本或為須頃與傾同傾危也

見晉語越語注傾國與

覆國義相近屠下亦當有國字

剛柔

故惡姑幽惡姑明惡姑陰陽惡姑短長惡姑剛柔念孫案剛柔當為柔剛此劉文以協韻也正文用韻故言柔剛注文不用韻故言剛柔而後人遂以注文改正文矣

不

色發以和柔

注

後以多改之

故海之

魏蘇何為

可服

而奚為可牧玉

石之

有為字而今本脫

之則

而

故忌而不

是生詐孔注曰生事

通孔以脩為綱例義與條亦相近而又訓為長則與綱例之義不合此注疑經後人竄改也

武紀篇得之而無逆失之而無咎唯敬念孫案無咎當為有咎敬則無逆不敬則有咎故曰得之而無逆失之而有咎唯敬今本有作無者涉上文無逆而誤

四楮禁豐一鰲 鰲迺 參冠一竿 蒲簞席
皆素斧獨巾 桃枝獨蒲席皆素布獨巾 元
績綏 象口口瑱 勤焚纓
器服篇脫誤不可讀內有四楮禁豐一鰲六字念孫案

楮蓋楮字之誤楮禁豐皆飲酒所用篆文楮楮二字相似故楮誤為楮鰲蓋鰲字之誤鰲亦酒器故曰四楮禁豐一鰲

又有鰲迺二字案迺蓋匜字之誤匜所以盛水故次於鰲下草書迺字與匜相似故匜誤為迺
又有參冠一竿四字案冠非竿類蓋涉下文縞冠元冠而誤玉海七十八引作參笙一竿是也笙竿皆樂器故並言之參與三同
又有蒲簞席皆素斧獨巾八字案此當作簞蒲席皆素獨斧巾獨蓋與檣通謂簞與蒲席皆以素檣盛之也上

下文皆言素獨此素獨連文之證下句斧巾別是一物
 周官冪人曰凡王巾皆黼爾雅曰斧謂之黼故有斧巾
 之名斧巾之閒不當有獨字玉海引此無獨字是其證
 又下文有桃枝獨蒲席皆素布獨巾十字案此當作桃
 枝蒲席皆素獨布巾九字謂桃枝席見周官司蒲席皆
 以素櫝盛之也桃枝蒲席之閒不當有獨字蓋涉上文
 桃枝素獨而衍下句布巾亦別是一物周官冪人疏布
 巾畫布巾是也布巾之閒亦不當有獨字

又有元纁綏三字案元下當有冠字與下句縞冠素紕
 文同一例玉藻亦云元冠朱組纁緇布冠纁綏縞冠素

紕

又有象口口瑱四字玉海作象琪纁瑱案琪與璫同說
 文璫弁飾往往昌王也從王綦聲或從基聲作璫周官
 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釋文璫音其本亦作琪此
 言象琪蓋謂以象骨為飾也纁瑱未詳
 又有勤焚纁三字案勤蓋勒字之誤勒上又脫一字焚
 纁蓋焚纁之誤周官巾車有焚纁又有龍勒是其證焚
 本作樊與樊相似而誤

序德

周書序文王告武王以序德之行作文傳念孫案序德

順德也。文傳篇曰：厚德而廣惠，忠信而志愛，人君之行。即此所謂序德之行也。行讀言爾雅曰：順敘也。敘與序同周語曰：文章比象，周旋序順，序亦順也。說見經義述聞

評

武王評周公維道以爲寶，作寶典，引之曰：評字義不可通。評當爲諄，爾雅：訊告也。釋文：訊作諄，音粹。寶典篇：武王告周公曰：有義是謂生寶，故言武王諄。周公維道以爲寶也。隸書卒字或作卒。見漢北軍中侯郭仲奇碑與卒相似，故諄譌作評。

厥後

周室既甯，八方會同，各以其職來獻，欲垂法厥後。作王會，盧曰：王本後作世，念孫案：作世者，古本作後者，淺人不曉世字之義而改之也。今案：晉語：非德不及世，韋注曰：世，嗣也。秦策：澤可以遺世。高注曰：世，後世也。是古謂後世爲世，故曰垂法厥世。玉海百五十二及補注本竝作世而不云一作後，則今本作後者必元以後人改之也。

於乎

周道於乎大備。趙補是字於於字下。念孫案：此本作周道於焉大備於焉，即於是也。小雅白駒篇今本焉誤作

